

观点圈

前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,或搭建篷房、或租借剧场,主会场都在室内举行。今年,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上演户外音乐会的浦东双辉广场,想不到,昨晚就要拉开第五届的大幕,天公却不作美,雷电黄色警报加不停的大雨,让主办方在音乐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,不得不宣布临时“转场”。虽然听众“因祸得福”,成了上交音乐厅的第一批正式听众,但电视和电台的直播无奈取消了。而且听众和主办方人士还在担心,接下来的音乐会,是否也会临时“变卦”,让观众跨江赶场、深夜看演出呢?

梅雨季节 必然影响

前四届夏季音乐节尽管在室内举办,却因曾遭遇台风,发生过不得不搬到电台直播室、移入东方艺术中心的变动。于是,有人提出了把音乐节提前到7月初开始。

可是,今年恰逢入梅较晚,雨季又可能覆盖音乐节较多时段,所以,主办方在双辉广场搭建了防风遮雨的舞台,听众席后区还搭建了避雨区域。然而在现场看到,避雨区只能遮挡淅沥雨丝,雨势稍大或时间较长,音乐会根

本报讯(记者 杨建国)由于天雨,昨晚原定浦东双辉广场举行的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,临时“转场”到复兴中路上的上交音乐厅。指挥家余隆说,这是上交音乐厅正式启用前的“非正式音乐会”,但听众都明白:这台音乐会既盛邀国内外名家参与、上交又为演奏班底,门票更是公开出售,毫无疑问是上交音乐厅被“意外”启用的首场正式交响音乐会(见图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)。显然,抢了“鲜头”之后,上交音乐厅原定9月的开幕,只能算作启动新乐季了。

音乐会等到从浦东赶来的听众基本到齐后才开始,此时已是晚上8:40。虽然夜已深,人颇倦,但大多数市民对“意外”成为上交音乐厅交响音乐会的首批听众,还是抱着兴奋的心情。首支乐曲是理查·施特劳斯的《玫瑰骑士》选曲《第一圆舞曲》,也许余隆习惯激情挥棒,乐队的音量很大。坐在尚未积累共振磨合记忆的音乐厅内,明显

『现在的感觉就像初恋』

邓紫棋昨晚上海开唱

► 邓紫棋激情演唱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北京加场、上海加场、杭州加场……今年初凭借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中的表现瞬间在内地收获众多粉丝的G.E.M.邓紫棋昨晚在上海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了“New Polo 新青年 G.E.M. X.X. LIVE 世界巡回演唱会”上海站的首场演出,场内座无虚席。出生在上海的邓紫棋一开场就大秀上海话,还再三强调“上海是我的家”、“这是对我意义最大的一个演唱会”,拉近了与现场观众的距离。

昨晚开场邓紫棋一连演唱了《After Tonight》《One Button》《OH BOY》三首歌曲,邓紫棋每在台上大呼一声

户外演出不妨搬回室内

上海夏季音乐节举办五年“居无定所”,昨晚开幕演出又遭遇大雨临时“转场”

本无法进行。因此,昨晚开幕演出的逢雨“转场”,并非无可奈何,而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不过,如果安排在室内举办,即使是篷房,如此雨况就不会产生多大影响。去年音乐节闭幕演出,外面滂沱大雨,篷房内照样气氛热烈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看来,上海夏季音乐节要安排在室外举办,必须看着老天爷的脸色,难度确实够高的。

室内举办 有何不可

欧美的户外音乐会数不过来,譬如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、纽约爱乐的中央公园音乐会,还有维也纳的美泉宫音乐会等。先不说那些城市似乎没有梅雨和台风,只演一场的安排,遇到雨天的概率也相对较低。而上海夏季音乐节长达半个月,即使避开梅雨季节,在

夏日也躲不开雨天,避雨肯定成为常态行为,也势必给主办方、演出方和观众带来“转场”、取消演出、推迟举办等麻烦。其实,国外也有许多在剧场内举办的夏季音乐节、艺术节,如大名鼎鼎的萨尔茨堡艺术节、爱丁堡艺术节,以及小泽征尔倡办的松本音乐节等,演员和观众都不必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去享受艺术。在户外欣赏音乐会尽管可以享受另一番气氛,但观众最看重的还是内容,如果能度身定制相应的合适节目,室内举办的夏季音乐节依然可以名符其实。

居无定所 盼能改变

昨天的“转场”,也反映了上海夏季音乐节举办到第五年仍“居无定所”的尴尬。第一届在上音停车场搭篷,第二届到尚未启用的

夏季音乐节遭遇大雨临时“转场”

上交音乐厅“意外”启用

感到乐声少了些滋润和光泽。但是,当小提琴家文格洛夫演奏时,独奏的弦乐声却显得相当饱满,甚至坐在

后排也能清晰听到弓弦的摩擦细节。大提琴家王健演奏柴可夫斯基的《洛可可主题变奏曲》也同样如此,独奏的音



响效果明显优于乐队,只是在轻柔的慢板乐段,乐队的中低音才能分出层次。

看来,乐队要适应新音乐厅的演出环境,需渐渐调整演奏习惯,而指挥更要增加排练时间,细细揣摩挥棒力度,如果再一味激情表演,在这个音乐厅内只能制造一片混沌的音响效果。当然,听众也可能要慢慢适应这个音响延迟时间稍长的音乐厅环境。昨晚的音乐会还取消了中场休息,在女小号演奏家艾莉森·巴尔松奏响陈其钢新作《万年欢》之后,谭盾指挥乐队演奏他的《隆里格隆》,在场内掀起了一阵高潮。据他讲述,这首新作为余隆生日而写,听众可随之哼唱或用微信下载的录音相伴。仔细一听,录音是谭盾本人哼唱的“隆里格隆”,音准欠佳的哼唱融入乐声颇有杂音之感。音乐会的最后,钢琴家李坚与乐队演奏了约翰·威廉姆斯的新作《谐谑曲》和格什温的《蓝色狂想曲》,到最后的音符落下时,时针已指向了深夜11:05。

文艺时评

家长里短都有戏

——看沪剧《小巷总理》

戴平

“小巷总理”这个名称,是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大连市和居委会干部开座谈会时提出来的:“我是国务院总理,你们是大街小巷的‘总理’,今天开一个‘总理碰头会’。”的确如此。在我国,居委会干部是大都市里最小的“官”,连“七品芝麻官”都算不上,但他们串百家门,知百家情,解百家难,暖百家心,“总理”着居民的大事、小事,事无巨细,都要管到。

上海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敬、可爱、可歌、可颂的“小巷总理”,他们是上海干部的脊梁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国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长宁沪剧团以朱国萍为原型创作的沪剧《小巷总理》,是一出接地气、动人情、感人心的好戏。用上海地方戏演上海社区的故事,是再合适不过了。《小巷总理》自去年12月首演,一炮打响,一口气演出50场,观众超5万人次。不少干部群众观后,称赞这出戏是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”,但剧组并不满足于此,在认真听取意见的基础上,最近又对全剧作了重大修改,6月底7月初的再次演出,“冰

糖葫芦式”串联的结构弱化了,加强了戏剧情节的合理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,主角的唱腔也更加丰富,戏更连贯流畅了,更好听好看了,总体上有很大提高。

陈甦萍演过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,演过母亲、老师,这些角色她演来游刃有余,但在一部原创剧目中饰演一位里弄基层干部,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社区工作多繁杂,天天会出新花样”,“小巷总理”面对的是一地鸡毛,但它们事关居民的切身利益,要把这些看上去零散的事件搬上舞台,演绎成一出起承转合、扣人心弦的大戏,难度显然不小。《小巷总理》以解决小区水质问题作为主线,剧情渐次展开,矛盾冲突不断强化。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在不断强化的戏剧冲突中,观众的心也随着剧情而跌宕起伏,观众既为居委会书记潘雅萍的艰难处境而担心,又为她成功地化解各种矛盾而喜悦,更为她一心为民的真情爱心感动流泪。整台戏呈现了当代居民小区的生活风情和居委会干部的特殊风采。

《小巷总理》的好看动听,自

然首先应归功于陈甦萍的唱。陈甦萍的演唱声情并茂,兼有石筱英的甜糯酣畅、丁是娥的委婉干练、筱爱琴的清丽甜美、顾月珍的幽咽柔美、杨飞飞的醇厚沉郁,融会贯通,自成一派。在《小巷总理》中,陈甦萍为了表现社区基层干部雷厉风行、干练直爽的形象,特地把声线“放宽”,使用了喉音。剧中她和“丈夫”有一段隔空对唱,50句唱词的赋子板,一气呵成,有时如汨汨清泉,有时如疾风骤雨,句句传情,声声动人,赢得台下一片喝彩和掌声。

戏里的几片“绿叶”,也绿得晶莹。李恩来饰老林的“憨”,顾春荣饰谭老师的“迂”,吴梅影饰蒋金妹的“嗔”,董建华饰演的金文康的“雷”,黄爱忠饰演的何家龙的“横”,王斌饰演的冯亮的“倔”,个个鲜活生动。人物语言的地域特色与沪剧语言完美无痕的结合,很有上海市民的腔调,为全剧增色许多。

这出好戏还有值得改进之处,尤其是街道梁主任的形象太公式化、一般化,与全剧格格不入。

本报记者 王剑虹